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八章 初期的大乘佛教

第一节 大乘佛教的根源

最早的大乘思想

大乘佛教是在部派佛教以后兴起，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而发展的，大乘佛教乃是继部派佛教的发展，再回到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复兴。部派佛教尤其到了一切有部的论书，已由对於「法」的分析，及於枝末的固定，把活泼的佛法变成了严密的理论，将佛法范围起来，筑起了阻止前进的墙。

大乘佛教的宗旨是探求佛陀的本怀，放弃枝末问题的诠释分析，而使佛法活泼泼地成为人间的、一般的、实用的、生活的，这种精神，便是在佛的《本生谭》中得到消息。大乘佛教是把握住佛法的原则（三法印），来发挥佛陀以兼济众生为目的之本怀——菩萨道的菩提心。

因此，大致上可说，部派佛教（小乘）是保守的分析的学问佛教，大乘佛教是开放的、原则的生活佛教。

在原始的《阿含》圣典中，佛陀未尝以菩萨道开示其弟子，并且佛陀自己的生活也即是声闻型的比丘身分。可是，佛陀以利他为要务的救济工作，已说明了大乘菩萨的精神，只是当时的弟子们觉得，罗汉与佛的解脱虽同一味，罗汉终究不及佛的伟大，佛是由菩萨而成，菩萨也仅是指的未成佛前的释尊。但在《阿含》圣典中，确有大乘的名目及大乘的思想。

《杂阿含经》卷二六第六六九经（《大正藏》二·一八五页上），以行四摄法（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）者为大士。

《杂阿含经》卷二八第七六九经（《大正藏》二·二〇〇页下），以八正道的修持者，名为大乘；《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》卷四五（《大正藏》二三·八七五页中），亦有：「乃至出家得阿罗汉

果，或有发趣声闻独觉乘心者，或有发趣大乘者。」

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一九（《大正藏》二·六四五页中），明白载有大乘的六度。

不过，具体的大乘思想，在原始圣典中是不易找到的。

菩萨道与菩萨

菩萨道对于佛世的弟子们，虽然向往和实践的人不多，但也并不陌生，那就是佛陀的《本生谭》之大行。现在的《本生谭》中，难免已加入了后人增订的成分，所以那些《本生谭》的故事，有些也是久已在印度流传的素材，佛陀则尝以菩萨修行应当以《本生谭》那样的大行为典型，这就暗示了要成佛，须修菩萨道，菩萨道的形态，便是累生累劫为了方便利人而现各种各样的身分，为外道、为王、为臣、农、工、商贾，乃至为禽兽。凡有利于众生的，菩萨方便可以行杀、盗、淫、妄，这种大行，同声闻的小乘行是不同的。但是，从这《本生谭》中，便不难进窥佛陀的本怀乃是以菩萨道为理想的；菩萨道的基础是人天道及声闻道，当时印度的环境，尚不能接受此一理想，所以佛世的教团，即止于声闻境界。

在《阿含》圣典中，菩萨仅两位，一是未成佛前的释尊，一是当来在此世界成佛的弥勒。释尊是沙门，弥勒也是现比丘相，在声闻会中坐。在《长阿含经》卷六第六经（《大正藏》一·四一页下），《中阿含经》卷一三第六六经（《大正藏》一·五一一页中），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四四〈十不善品〉（《大正藏》二·七八八页中）、卷一一〈善知识品〉（《大正藏》二·六〇〇页上）、卷三七〈八难品〉（《大正藏》二·七五二页中）等，均说到弥勒菩萨，并记别他将来人间成佛。

在大乘经中的在家菩萨，文殊及善财，是实有其人的，此外，舍离城的宝积、维摩诘等五百人，王舍城的贤护等十六人，也是确有其人的，可惜不载于《阿含经》，他们的详情也不得而知。因在佛灭后数百年间，佛教在上座比丘的领导下，是以声闻的出家僧团为主，未暇顾及其他。这些大乘的胜义却在默默中流行。

一佛与多佛

在《吠陀》圣典中，立有七圣，在耆那教中有二十三胜者。在佛教的《阿含经》中，则立有七佛，这是从古到今的多佛相次在人间成佛，或者与《吠陀》的七圣说有关。既然过去有多佛，未来亦必有多佛，弥勒菩萨的未来成佛，即此说明。又在《长阿含经》中，沙门天王皈敬了三宝之后，另外又皈敬释尊，可知现在除了此界的释迦佛，尚有他界的其他佛。

因此，在原始圣典中，虽仅以释尊一佛为主，却已透露了三世诸佛的消息。到了《根本说一切有部 乌尼 奈耶》卷一四（《大正藏》二三·九八四页下），佛即为两个给佛做引导的童子授记：「於最后身得成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名法鼓音如来，二名施无畏如来。」有部是反对大乘佛教的，在其律典中，却已有多佛思想，甚至更进一步，记载释尊曾为叛佛害佛的提婆达多及未生怨（阿闍世）王，授记於未来成佛。

可见，人人皆有成佛的机会或可能，在《阿含》圣典及部派圣典中，已经存在，不过未曾受到声闻僧团的重视而已。

大乘佛说非佛说

从原则上说，大乘圣典确系出於佛陀的本怀，初期的若干大乘经典，有的也是出於佛说，但其未能见重於比丘僧团，乃为事实。有些大乘经典则并非出於佛说，是由在家弟子的宣说而得到佛的印可，例如《维摩经》、《胜经》便是。最大的《华严经》也唯有其中的〈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〉（现为八十卷本的卷四八之下半卷，《大正藏》一〇·二五五页下—二五七页下），是佛说，余均为诸菩萨说。佛经中也明白地显示，佛法除了佛说的，尚有弟子说、仙人说、化人说、诸天说的。所以，我们实在不必为了大乘经典是佛说与非佛说的问题而争论。同时，现存的大乘圣典，纵然在佛世已有了其原型，如今所传的，无疑是已经过增补，这不是后世佛子故意藉着佛的招牌而发挥自己的主张，乃是由於口口传诵的师承之间，无意及有意中加进了新的材料。

每一个时代环境，必有其不同的时代思潮，这种思潮之影响於佛教的学者是可能的，老师将传承於上一代的圣典，再传诵给弟子们时，也很可能另外讲授一些时代中流行的学问，传了数传，时代的产物与佛教的原典之间的界限，便会自然消失，所以这是无意的加入了新材料。有些资料，虽然从来未见师弟传诵，可是竟在某种因缘下发现了，以佛的法印衡量，确不违背佛陀本怀，并且含有胜义，於是被佛教的学者视为佛陀的遗教，集辑起来，便成了增补的部分或新出的圣典，所以这是有意的加入了新材料。

这样下来，大乘圣典的篇幅，便越久越丰富了，例如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，它是一部大丛书，八十卷的《华严经》，它的成立过程，也是相当的久。如果一定要说那全是佛在某时某地说出的，实有违背史的根据，而且也大可不必。因为，对於佛教来说，圣典之是否出於佛陀亲口所说，并不值得争执，但问圣典的内容是否合於佛法的原则？

在《大智度论》卷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五·一二五页上）说有「法四依」，第一便是依法不依人；凡是根据三法印或四法印或一实相印而通得过的，那便是佛法，佛陀的悲智中流出了佛法的原理原则，却未暇尽说佛法的本末终始；依律住，依法住，即如依佛住，佛法则不必要求其皆出於佛说。作为一个正信的佛子，应当具有如此的观念。

大乘经典的结集

但是，在佛教的传说中，确有结集大乘经典的记载，试举如下：

（一）《菩萨处胎经》卷七的〈出经品〉（《大正藏》一二·一〇五八页上一中）说，佛灭七日，五百罗汉受了大迦叶之命，至十方恒河沙刹土，邀集八亿四千比丘，以阿难为上首，结集了菩萨藏、声闻藏、戒律藏；将三藏又分作胎化藏、中阴藏、摩诃衍方等藏、戒律藏、十住菩萨藏、杂藏、金刚藏、佛藏，计为八藏。

（二）《大智度论》卷一〇（《大正藏》二五·七五六页中），则说文殊与弥勒同阿难，於铁围山结集摩诃衍（Maha—ya—na 大乘）。

（三）《金刚仙论》卷一（《大正藏》二五·八〇一页上），也说在铁围山外，二界中间，结集大乘法藏。

（四）真谛及玄奘所传，则说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，别有窟外的大众结集，其中有大乘经。

此等传说，若从史实的考察，可信的成分很少。晚出的小乘圣典，特别是大乘圣典，在数字上每喜运用印度的通俗观念，动辄以八万四千或恒河沙数做单位，然此仅作为数字很多的象征，却不必信为确有其数。因为古代的印度人，几乎多有诗人的气质，喜用象征而淡於实数的统计。

以上四说之中，唯第四说略微近乎事实，那是由於富兰那长老等的未被邀请参与第一次结集，而附会产生；因为从此种下了第二次结集的因；第二次结集造成了大众部的分离；大众部的开展，即催促了大乘佛教的成长及成熟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